

从观众的角度看展览 Viewed from the Point of the Viewer

□卢迎华 Lu Yinghua

If I watch an exhibit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audience, first of all, I will get the full view of the exhibition; if I am going to evaluate an exhibition, then the intuitive vis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But we still have to differ the types of exhibitions and the types of space-nature. When I evaluate an exhibition, the use of the exhibition space and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works and space are the standards which I often use.

滕宇宁：我想你可能对于展览和展场这方面，想的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因为你本身的角色就很多，做策展人，然后现在等于又在做媒体，经常会跟展览和展场发生关系，你觉得你主要去看展览，想从里面看到什么？

卢迎华：展场的物理空间有一定的意义，但作用并不是太大。场地只是展览的一个因素，更重要还是有好的展览的概念，有艺术家，策展人对展览的面貌有一个构想，然后结合所在的空间的物理条件来考虑展览要怎么做。我看展览的时候，首先会去看这个展览的整体面貌，视觉上的直观的印象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但这个还是太一般化的陈述，对展览的分析和研究取决于不同类型的展览。一个美术馆的研究性的展览和一个普通的画廊的商业展览都不太一样。需要分不同的类型的展览和不同类型的空间的性质来讨论。中国现在在这方

面的分类不是很细致。但是在一些比较商业的画廊里也开始有一些不错的类似美术馆级别的展览，在空间上也做了很好的处理，让展览更上一层楼。我写过很多展览的批评文章，在评价展览的时候，展览对空间的利用，展览里的作品跟空间发生多大的关系，往往也是衡量的标准之一。很明显的是在过去，比方说三四年前的时候，做展览的时候一般对空间不大讲究，可能仅仅是一个刷白的空间或一个很简陋的厂房式的空间，把作品堆砌在一起。往往过分强调主题，而在展览的设计没有花太多的心思。近两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展厅的设计已经慢慢地成为策划人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我自己做展览也这样考虑。有一个展览的概念，有了艺术家、有了作品，并不是说策展的工作就完了，还得考虑空间的使用。之前我讲过空间并不是那么重要，但用得好的话，会让展览概念充分体现出来，所以它又是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回到北京现在的情况，我觉得最近一年来，很多展览在空间上处理得越来越细节化。我们不说空间的设计好与坏，只是已经有这种意识在了，这就很好，慢慢地会越来越来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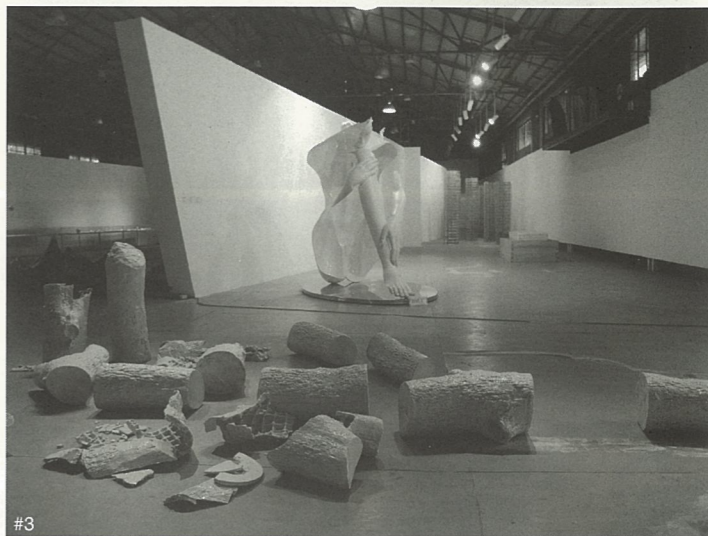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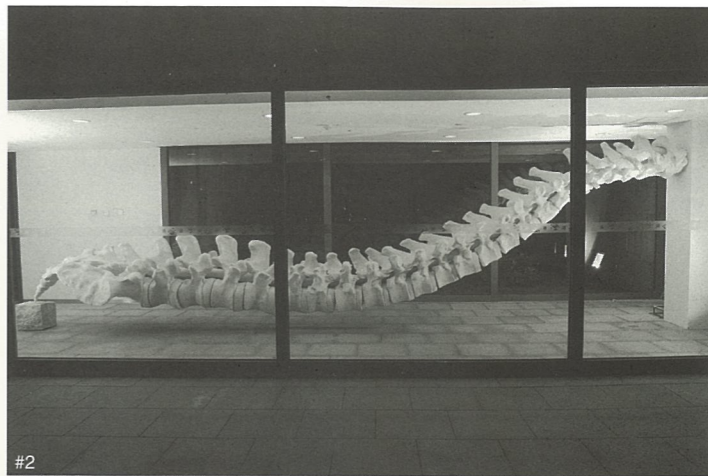
滕宇宁：像我听你这种策划的理念，可能很多的关注观看者的感受。你在这个展览里会做很多增值的东西，那你会不会担心在这种增值过程中，它有可能会偏离，或者过多的加入这种对于作者阐释？

卢迎华：展览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策划人的展览。一个作品虽然有不同的阐释，那在这种策划人类型的展览里，就完全以策划人的意志为主。这种展览一般有一个主题，然后策展人会按照这个方向去挑选作品，作品为展览的方向说话。就像写文章一样，从一个观点出发去引用例子，例子成为证明论点的工具，成为一个材料。在这种类型的展览里，作品成了展览的一部分，成为阐释策划人意志一部分。

另外一种类型的展览是以艺术家为主的展览，艺术家可以选择不要策划人，只是展出作品，使他自身的意志得到一个完整的呈现，提供一种平台让不同的人来理解作品；他也可以挑选一个策划人来合作。在挑选和策划人合作的时候，他可以挑选一个服从于他的策划人，也就是对他作品的看法和他的出发点很一致，两个人合谋起来时能使艺术家的本意得到充分的发挥。但一些艺术家可能觉得他们的作品应该有很多可能性，应该挑选一个想法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策划人，让作品有新的阐释、新的可能性。

滕宇宁：那你那年给王卫做的“捕捉器”的展览，是不是就是一个合谋的成果呢？

卢迎华：我觉得这个是个不错的例子。一开始我们也没有想过要合作，开始他只是和我讨论他的一个想法。王卫的创作经常是探讨空间，怎么通过改变一个物理空间对观众的心理产生一种作用，给观众提供一种体验。在跟他讨论的过程中，我不是从空间的角度去看他的作品的。我是从它可能产生的意义去考虑。我首先从他选择的材料去考虑，我就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材料，为什么会选择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为什么会选择“捕捉器”。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他就觉得我提的问题



很有意思，把他引向很多他以前没有考虑到的方向，所以他觉得我们可以合作一下。这样在我的语境里既拓展了他的概念，他的原意又不被丢失，又可以延伸出更多的意义来。所以我们这种合作等于是拓展了艺术家的想法，也拓展我本身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

滕宇宁：在你的界定里，策展人也应该是一个艺术家了？本身他创作，他可能要做很多事情，自己做的那一部分，实际上可能跟艺术家做的差不多了。

卢迎华：策划人也好，作家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创作者的概念，就像艺术家。现在策划人的这个角色还是太基本，太初级。很多时候所谓的策划人就是把艺术家放在一起，选几个作品放在一起，然后选一个很宽泛的题目。没有策划人自己的一个长期的研究方向、一个方式。但这只是一个阶段，会逐渐改变。策展人也应该和艺术家一样，是共同发展的。艺术家在社会生活里有他的洞察力，以他的洞察力形成了他的观点和概念去创作。我觉得策划

1 #1-3 隋建国个展展览现场（图片由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1



#2

人也一样，他也应该有敏锐的洞察力，有学术的洞察力，有社会经验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的结合形成他的立场，他的观点。提出自己的观点，做有方向有探索性的展览，这样艺术家和策划人才能真正的共谋。在很多年里，艺术家做个展览，请个策划人来只是为了在学术上增加他的作品的价值，然后再市场上赢得价值，我觉得这种模式意义不太大。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策划人和艺术家一样，共同成长。他也应该敏锐地觉察到很多新的方向，嗅到很多可能的方向，然后用这个方向来形成他的观点和创作，这跟知识分子、学者、作家一样，应该跟时代同步。

滕宇宁：以你策展人的这种经历，现在如果让你再次去看一个展览，你可能第一时间更多的关注到展场，那是不是会削弱对作品的关注？

卢迎华：我也会关注作品，会综合起来看一个展览。艺术家的作品是一个展览的细节。在选择作品的过程中，有可能作品和展览的初衷发生碰撞使原来的观点发生偏离，甚至使展览走向另外一个方向。但这种碰撞首先应该是建立在策展人有一个立足点为基础，不是说没有立足点，随着艺术家和作品而摇摆。看展览也一样，先有一个整体的印象，然后通过阅读去了解策划人为什么选择这些艺术家，策展文章往往就是帮助观众，给你一个渠道去进入展览，有时候展览里也可能完全没有可看的，但这也可能是策展人的一个安排。现在的展览有各种各样的。你知道冷林有个展览叫“只有一面墙”吗？

滕宇宁：我知道。

卢迎华：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展厅里只有一面墙，没有什么可看的。其实在空间上做了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建了一面墙，墙的后面还有空间，很多人都想绕到那个墙后面去看看有什么，其实那里什么都没有。看这样的展览需要去阅读，去了解这个展览背后的概念。就像去了解艺术家创作背后的东西一样，我很强调观看当代艺术需要很多的阅读。可惜很多时候这里的展览就是只是把作品展出来，没有提供一个了解作品的上下文。当代艺术的创作有些观念性很强，但视觉上并不是那么强，有时候艺术家甚至故意去减弱视觉的效果，或者可能艺术家的能力还没到，不能很好地将观念用视觉转化出来。所以，为什么在当代艺术中，阅读很重要。在专业的美术馆里，一个大型的群展也好，一个小型的个展也好，都会有很多辅助材料来帮助你了解艺术家。一个专业的观众或一个写艺术批评的人就更需要做更多的功课了。有时候要去研究所看的展览的策划人曾经做过什么展览，他的思考是什么方向的。了解参展艺术家，要了解他的参展作品以外的创作。在当代艺术的语境里，不能简单的用一个作品去评论一个艺术家，而是应该看这个艺术家一贯的创作。当然在中国很多艺术家的创作缺乏一贯性，可能他的创作生涯里就只有一个亮点。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滕宇宁：如果你平时要想了解一个艺术家，更多是先翻他的画册，还是直接去他工作室看实物，或者到他的展览中去看他的作品？

卢迎华：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行的途径。但我相信阅读的重要性，除了看作品以外，去阅读关于这个艺术家的文字，包括去看他的简历。其实现在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很有名气，似乎很成功的艺术家其实简历里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展览。这种成功往往只是一种商业上的成功。但是因为这里的评判标准很单一，艺术家的商业价值和他的学术价值往往被混淆成一种价值。一个艺术家的简历为什么重要，这个简历其实能够说明他在学术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价值。在一个成熟的艺术体系，从艺术家的简历可以看出他发展的轨迹，其中有很多个标准。稍微年轻的艺术家，他成功标志可能是可以在一个画廊里举办个展，然后在美术馆的项目空间有个人项目，逐渐地他开始参加美术馆的群展，大型的群展，有意思的群展、有概

念性的群展，然后可能到他五六十岁的时候做一个巡回的回顾展。可以从他在美术馆里的展览的数量来衡量艺术家的重要性，而不单纯以商业价值为标准。在中国，很多很出名的艺术家的简历是很可怜的。他的个展，仅仅是在商业画廊里的个展，那说明不了问题，或者是在本地的美术馆里的个展，那往往是用钱买来的，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觉得我了解艺术家的方式除了看他的简历，看他的作品，跟艺术家面对面的交流也很重要。

滕宇宁：但是很多艺术家都是在商业画廊里做一个个展，怎么判断他哪些作品会一些学术性？

卢迎华：除了在商业画廊的个展以外，艺术家是否能参加一些群展，包括双年展、三年展，还有在国际上，除了被选中参加那些所谓大型的、关于中国的群展以外，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国际的艺术体系里去参加一些有意思的群展。毕竟现在西方的体系离我们还很远，你别看现在中国艺术家在国际上有很多展览，但是这些展览仅仅是国家间的文化交流，都想做一个中国艺术家的群展，但参加完这个展览后就没有声音了，根本不能进入真正的艺术系统。

滕宇宁：有时候很多人都会注重艺术家做的个展，给哪些重要的画廊做过个展。

卢迎华：现在中国的画廊也已经慢慢分化出来组织不同类型的展览的空间。有纯粹做得很廉价的画廊，像798里98%的画廊，也有做得很好的，推出美术馆级别展览的画廊，像阿拉里奥、常青画廊。最近的宋冬的个展是一个策划人和艺术家合谋的好例子，展览给他的作品创造了一个很强的语境，使作品不仅连贯起来，而且衍生出很多可能性，这个展览在空间上也做了很多设计，整体让人有一种很好的体验，我不知道你看过这个展览没有？

滕宇宁：就是在北京公社的那个展览？

卢迎华：对。

滕宇宁：会不会有时候就会觉得这个空间设计的太多了，有时候一进去会有搞噱头、作秀的感觉？

卢迎华：什么叫设计过多呢，比方说？

滕宇宁：可能是一进去，光注意到空间很花哨，这个作品都被涵盖在里面。这个度很不容易掌握。

卢迎华：这是很难把握的。要看设计空间的人对展览概念的把握，还有对作品的把握。不能牺牲作品去突出概念，也不能牺牲概念去突出作品，这是一个专业的领域，需要一个适当的尺度。我觉得冷林的展览在把握上还是不错的，冷林也是一个很注重空间的策划人。我觉得他自己对空间有很多感觉，包括他以前做过一个赵半狄的展览，也在空间上做了很多的改动，效果很好。

滕宇宁：你觉得目前中国的这些画廊空间还有哪些问题在里面？

卢迎华：你是指物理空间还是？

滕宇宁：就是在思路上。

卢迎华：在中国做空间太容易了。这里的标准很低，当你在一个标准很低的环境里做事情的时候，稍微做点事就可能走得比较远，走得比别人远一点，这时候你会

得到很多关注、荣耀，会容易让人飘飘然，自己会觉得好像已经做得很好，其实有很多假象。做空间需要有创意，也要有前瞻性，有独特的定位。就像作艺术家一样，要给人比较明确的印象，关注的是哪一类型、哪个方向的艺术家和创作，在哪个方向上思考。我觉得这里的空间给人这么明确印象的还不太多，我觉得还需要做一两年。慢慢的大家分工会细化起来，认识到我就适合跟某一类的艺术家合作，适合做某一类型的试验、展览。定位越明确，就越会做得好，空间和空间之间的竞争也会少很多。我有我的定位，你有你的定位，不相干，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够了。在达到这个程度以后，大家又可以发生很多有意思的合作，现在整个艺术行业的链条之间的合作还不够，所以浪费了很多资源。有很多资源其实我用，你也可以用。但是现在好像大家都在一个混沌的状态，大家都在竞争，我不给你用，你也不给我用，其实这是浪费。如果我有我的方向，你有你的方向，那么中间可以产生很多合谋，也可以让很多资源被更充分地利用起来。其实这里的大多数空间给艺术家做的工作还不够，特别是学术上的工作，还是纯粹从一个商业的利益，而且是比较短期的商业利益去和艺术家合作的，这是个问题。

滕宇宁：你的意思是我们还需要空间上的领头羊？

卢迎华：我觉得做空间的人应该有更长远的目标吧，现在中国不缺乏基本的空间，甚至有太多的空间，真正缺乏的是想法。很多空间的管理一片混乱的，没有专业的管理人员，没有专业的策划人，这是更大的问题。现在我们不缺乏资源、不缺乏钱，不缺乏空间，缺乏的是脑子，缺乏的是专业的精神。

If I watch an exhibit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audience, first of all, I will get the full view of the exhibition; if I am going to evaluate an exhibition, then the intuitive vis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But we still have to differ the types of exhibitions and the types of space-nature. When I evaluate an exhibition, the use of the exhibition spa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s and space are the standards which I often use.

For example,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generally speaking, when you went to an exhibition, you didn't pay attention to space. It may be just a space with white walls, a simple workshops with works spelled together. There was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theme of the exhibition but not enough thought in the design of the exhibition. In the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this year, I felt that the design and considerations in the exhibition space had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planners' work.

I #1-2 王鲁炎展览现场 (图片由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提供)